

台湾◎古龙著

铁血江湖·系列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封神劫



铁血江湖

封神劫

台湾·古龙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(内蒙古)新登字 004 号

铁 血 江 湖 系 列

著 者 古 龙
责任编辑 恩 奇
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(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)
发 行 新华书店经销
印刷装订 1201 工厂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58
插 页 36
字 数 1200 千字
1994 年 9 月第一版
1994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印 数 1—10000 册

ISBN7-80506-381-8/I·134

定 价 5.80 元

1

宋开宝九年——，冬——

× × ×

雪夜，漫天风雪飞舞，违命侯府的内堂却丝毫不受影响，四角还燃着火盘，令人只有温暖的感觉。

李煜坐拥重裘，心中更无寒意，下笔如飞，正在填着一阙春词。

——多少恨，昨夜梦魂中，还似旧时游上苑，车如流水马如龙，花月正春风。

这个南唐后主精文学，尤擅词，一直沉迷于书画声色，所以才轻易被宋太祖赵匡胤施用反间计，到发觉错杀大将林宏肇，已经后悔莫及。

及至南唐为宋灭，这个南唐后主恐惧之余，更就自贬国号为江南，奉宋正朔，至为恭顺，宋太祖师出

无名，惟有无微李煜入朝，李煜果然恐惧不敢来，宋太祖才有藉口出兵，于开宝七年，合吴越王钱叔爽攻，终于十一月攻克金陵，俘李煜，封违命侯。

乐府记记载：“后主归宋后，与故人书云‘此中日夕，以泪洗面。’每怀故国，词调愈工……”

这无疑都是事实。

侍候在李煜身旁的小周后待他将笔放下，再细读那阙春词，不由泪下。

李煜看在眼内，轻叹道：“你又流泪了。”

小周后举袖印泪，正要说什么，窗外突然一阵飞鸟扑翼声传来，心一惊，很自然的缩进李煜怀中。

“只是雀鸟飞过，你害怕甚么？”李煜拥着小周后，口里这样说，心头却也在发寒。

这夫妇二人已无异惊弓之鸟。

× × ×

飞鸟是从违命侯府高墙外惊起，一阵阵沉重的脚步声接从那边传来。

外院的婢仆已经被惊动，纷纷走出院子，他们都是南唐的人，那种感觉与李煜夫妇并无两样。

飞鸟方过，一条人影便从相反的方向飞掠过来，有如一股疾风，所过之处，积雪都被激起来，化成烟雾般，追在那个人的身后。

那个人一身黑衣，飞鸟般飞越外院，上了高墙旁边的一株高树，随即又倒跃下来。

三四个仆人立即迎上去，一个慌忙问：“李将军，到底是……”

被称为李将军的黑衣人没有作声，身一转，云烟再起，拥着他飞掠回去。

那些婢仆不由都怔在那里，他们知道，一定是有事要发生，却是不知道如何应付。

× × ×

扑翼声消失，李煜目光仍然停留在那边窗户，心情好一会才平静下来，轻抚着小周后的秀发，安慰道：“没事的，没事的……”

他的语声有如呻吟般，不难听出既是安慰小周后，也是安慰他自己。

后堂的大门也就在这时候被推开，一股风雪疾卷了进来，火盘的火焰亦随风疾扬，“猎猎”有声，小

周后受惊又缩进李煜怀中，李煜目光已转向那边，呆一呆才分辨得出推门而入的那个是甚么人。

“李浪，你干甚么？”李煜叹了一口气。

李浪就是那个李将军，那个黑衣人，这时候已经换上一身盔甲，风雪中当门而立，映着火光就像一头乌黑发亮的怪物。

他的年纪并不大，不过二十八九，气宇非凡，穿着一身盔甲，更见英伟。

他一步跨入，反手将门关上，跪下，沉声禀告道：“晋王府的人来了。”

李煜又是一呆。“他们来干甚么？”

“只怕不怀好意。”

李煜想想，干笑一声。“赵匡胤曾经亲口答应，亦已下旨确保违命侯府的安全。”

“虽然如此，那个赵光义……”

“赵光义也来了？”李煜惊问。

李浪考虑了一下。“晋王府的侍卫簇拥着一顶金碧辉煌的肩舆，除了晋王赵光义……”

李煜听到这里，笑截道：“他们其实没有进来。”

“这附近只有违命侯府。”

“也许他们只是略经……”

语声未落，一下沉重的撞击声突然传来，李煜一惊住口。

李浪目光一转，道：“赵光义胆大妄为，人所共知，这一次闯到我们这里……”

接一下沉重的撞击声震断了李浪的话，李煜接道：“我们这里有甚么值得他动脑筋的？”

李浪正要说甚么，第三下撞击声又传来，李煜笑，接道：“若是来捣乱，由他捣乱便是。”

李浪正色道：“末将斗胆请皇上暂避……”

李煜挥手截住。“幸好这里没有外人，否则你这样称呼传了出去，赵匡胤又有藉口——”一顿一叹才接下去。“赵匡胤这个称呼当然也没有问题。”

第四下撞击声传来了，李煜应声身子又一震，“我们曾被警告不能够擅离此地半步，若晋王府的人是奉命而来——”

李浪摇头道：“那怎会如此撞击门户？”

李煜苦笑道：“避得了今天，避不了明天，这到底赵家天下，我们又能够避到那儿去？”

语声甫落，霹雳一声巨响，李浪长叹一声，“铮铮”铁甲声中，飞步走到李煜身旁，强而有力的一双手已按在腰间配剑上。

他是南唐子民，本姓高，三代身世李氏王朝大恩，赐姓李，矢志效忠，所以他虽然无意功名，仍继承父志，侍候李煜左右，只可惜李煜胆小怕事，以至他空有一身本领，一直都没有机会施展。

他知道甚么是愚忠，却也知道甚么是义气，重义而守信是他的家训。

这个时候他更加不忍舍弃李煜离开，甘心接受这种无形的束缚，又希望李煜有一天，会接受他的劝告。

这一次他当然又失望，虽然他看出事情不寻常，但李煜坚决不肯离开，也无可奈何。

× × ×

门是被八个力士撞开的。

那八个力士秃顶，只是脑后一侧挽着一条小辫子，肌肤古铜色，该贲起的肌肉全都贲起来，身材也特别高大，站在那里就像是一座座小山的。

他们都赤裸着上身，只有腕臂的地方束裹着铁甲，风雪下，却显然丝毫寒意也没有，一冲而入随即左右排开，挺胸凸肚。

在外院的婢仆无不怔在那里，瞪着眼睛凝视。

两个侍卫随即冲进来，各抓一条长鞭，一面挥舞，一面暴喝：“跪下！跪下！”

那条长鞭“劈劈拍拍”的响个不绝，未落在地上，

积雪便已给鞭风激起，一团团爆开，雪烟四现，威势吓人。

一群婢仆不由自主跪下，噤若寒蝉，亡国以来他们早已习惯卑躬屈膝，下半截骨头早已软了。

跟着冲进来的是两排如狼似虎的侍卫，然后是一顶金碧辉煌的肩舆，由八个力士抬着，肩舆的左右，侍候着两个面白如纸，僵尸似的白衣人。

跟着又是两排侍卫，还有一个画师模样的中年人。

那人事实是一个画师，姓凌名道子，一手书画据说京师中无人能及，写意一挥即就，求真刻画入微，栩栩如生，志行据说也非常高洁。

这个人的技艺毫无疑问，志行则相信只是传说，有成就的文人，在一般人眼中通常都觉得高洁一些。

赵光义是怎样的一个人，一个志行高洁的人又怎会甘心追随左右？

凌道子却是以追随赵光义为荣，今夜将会发生甚么事既已知道，反而表现得如此兴奋。

× × ×

后堂的门户也是被撞开，八个力士旁若无人闯进来，李浪方要喝问，却被李煜示意不要作声。

李煜盘膝正坐，强装镇定，到底是做过皇帝，见过大场面的人，表面完全看不出来。

小周后坐在李煜后面，垂着头，一个身子已然在颤抖。

肩舆一直抬进来，在堂中放下，那些力士随即一声吆喝，声震屋瓦。

李煜身子应声一震，小周后已不由自主的靠近去，只有李浪，不为所动，目光落在那两个僵尸似的白衣人面上之际，双眉却还是轻蹙起来。

他当然看出这两个白衣人都是高手，这两个白衣人却只是冷冷的看了他一眼，没有在意。

在他们的眼中，身穿盔甲的人只适宜冲锋陷阵，在战场上争锋，最重要的当然是，在京城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遇到对手。

李浪并不认识这两个人，却知道这两个人必然就是赵光义重金请来的两个邪派高手“天绝”“地灭”。

他们并不属于中原武林，来自东海黑鲨岛，座下一群弟子悍不畏死，练的都是搜捕、侦察、杀人的本领。

有人怀疑他们是学技东瀛，是东瀛忍术流派的分支，却没有人能够证明这是否事实。

自从他们归顺赵光义之后，与赵光义意见不合的几个大臣家中的教头便无缘无故失踪，也有人怀疑是赵光义指使他们做的手脚，却一样没有人能够提出足够的证据。

有赵光义出现的地方，就有“天绝”“地灭”，有天绝地灭这种高手侍候一旁，赵光义又还有甚么祸闯不出来？

无论他闯出甚么祸也无人过问，他非独是王侯，还是将来的天子。

肩舆放下后，堂中便陷入一片死寂，无人作声，一直到那一阵笑声从肩舆中传出来，那一片死寂才被惊破。

笑声响亮而疯狂，听到这种笑声不难令人联想到疯子狂人。

肩舆前面的锦幔在笑声中震动，两个心腹侍卫已等在左右，在笑声停下后一听那一声：“拿开”，忙就将锦幔分开来。

赵光义也就拥着红袍从肩舆内走出来，高大的身

材在曳地红袍衬托下，更显得威风。

他身上带着浓重的酒气，眼睛透着不少红丝，一看便知道喝过不少酒。

以他的狂性再加上酒意，就是李煜也知道麻烦，立即道：“不知王爷驾临，有失远迎……”

赵光义笑截：“你若是知道我到来，还不赶快溜开。”

“本侯不敢。”李煜叹息在心中。

赵光义大笑。“你当然不敢，可是你一定会将人藏起来。”

“人？”李煜怔一怔。

赵光义随即大踏步走向李煜，一群侍卫力士左右随着排前去，“天绝”“地灭”身形齐动，左右抢先掠到李煜左右。

李浪看在眼里，一步移前，铁甲声一响，几个侍卫便向他迫来，手按刀柄，蓄势待发。

李浪深深的吸了一口气，第二步跨出，双拳紧握。

李煜急忙喝止。“休得无礼。”接挥手，一声：“退下——”

“是——”李浪只有退下去。

赵光义却截住李浪的去路，一面反手拍着李浪胸前的铁甲，一面大笑道：“你这个小子倒也懂得把握

机会表现自己的忠心，却是不懂得看对象。”

天绝与之同时到了赵光义身旁。“王爷的意思——”

赵光义大笑接道：“这种笨人何必理会，这个时候你们也别做杀风景的事情。”

天绝地灭相顾一笑，赵光义半身一转，接吩咐：“都给我押下去。”

那些侍卫长刀立即出鞘，分架在李煜李浪以及几个侍女的肩头上，半推半拉的将他们赶往堂侧纱幔后。

小周后是例外，她还是站起来，跟在李煜后面。

赵光义也就在这个时候伸手将她截下来，摇头道：“你留下——”

小周后一怔，赵光义随即抬手捏住了她的下巴，一面揣详一面道：“闻名不如见面，果然是一个绝色佳人。”

小周后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，呆在那里，李煜那边脱口大呼：“王爷，你这是——”

“没甚么，只是要跟你府中这位绝色佳人好好的亲热一下。”赵光义说得倒也轻松。

李煜面色骤变，道：“王爷你这是开玩笑。”

赵光义道：“你就当这是开玩笑好了。”接又大笑起来，一伸臂，将小周后搂入怀中。“难怪人皆赞不

绝口，的确国色天香。”

小周后惊呼挣扎，李煜面色一变再变，急呼：“皇上有旨，不得动违命侯府一草一木。”

赵光义笑截：“我动的只是人。”

李煜接大呼：“赵光义，你眼中还有皇法？”

赵光义霍地回头，狂笑道：“你难道没听过‘金匣之盟’，兄终弟及，我就是大宋的皇帝，就是皇法。”李煜傻了脸，赵光义接喝一声：“还不押下去——”

那些侍卫忙将李煜推下去，赵光义双臂接一振，将小周后抛起来，披在身上那龙红袍同时飞出，一片红云般飞舞半空。

红袍下赫然赤裸。

四个力士随即抢前，凌空将小周后接下，呼喝声中，小周后身上的衣衫片片碎飞，一个羊脂白玉般的身子终于呈现赵光义眼前。

赵光义赤裸的身子这时候亦已被另外四个力士高举起来，他血脉贲张，狂笑不绝，一面不吝大呼：“凌道子你这个奴才还不快快动笔。”

凌道子经已在长几上将画轴摊开，应声挥笔，目光灼灼。

其余侍卫慌忙拜伏在地上，手中钟鼓齐鸣，一面叩头一面高呼：“王爷保重——”

也就在一下下钟鼓声保重声中，八个力士，分别

扛着赵光义小周后，凌空一下下交接。

小周后眼泪奔流，哀啼不绝，赵光义却是狂笑大叫，与狂人无异。

也只有狂人才会做出这种狂事。

× × ×

李煜在纱幔后看得并不清楚，对他这却已够刺激，他目眦迸裂，双手握拳，整个身子都在颤抖，看样子好像随时都会冲出去跟赵光义拼命。

李浪只是看着李煜，只要李煜动手，甚至只是一声吩咐，他便会第一个冲出去。

那些侍卫他完全不放在眼内，他甚至有信心，就是天绝地灭出手，只要他拼命，赵光义应该不成问题。

李煜若是肯忍辱偷生，为了李煜的安全，他当然亦只有忍气吞声。

有哪一个男人忍受得住这种耻辱？

李浪真气运行，一触即发。

眼看李煜便要发作，突然把头左右一摇，一声叹息，垂下头去，紧握的双拳亦松开，一堆烂泥似的瘫

软在地上，他到底还是爱惜生命，忍受眼前的耻辱。

李浪看在眼里，斗志刹那亦崩溃。

× × ×

钟鼓声终绝，赵光义在一连串保重声中披上红袍，坐回肩舆内，力士侍卫前呼后拥下离开。

凌道子亦已完成了那幅惊世骇俗的“宋太宗遇小周后”图，一面邪笑的奉着画轴跟在肩舆后面。

肩舆中赵光义狂笑不绝。

小周后哭倒在地上，好一会才爬起来，眼珠子仿佛已凝结，神态与白痴无异，哀莫大于心死，到这个地步她还不死心？

她拖着脚步摇摇晃晃的走到照壁前，拔出挂在照壁上的长剑，抹在咽喉上，只一剑便了却性命。

李浪只听脚步声便知道将会有甚么事发生，要阻止以他的身手绝对可以阻止得住，可是他没有动。

也许他以为这样对小周后反而是一个种解决。

他的目光仍落在李煜身上，神态也已变得意。

剑“呛啷”坠地，小周后浴血倒地，李煜好像这时候才发觉，惊呼着分开纱幔冲出，冲到小周后的尸